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颜子悦主编



法兰西道路

The French Way

法国如何拥抱和拒绝美国的价值观与实力

How France Embraced and Rejected American Values and Power

[美] 理查德·F·库索尔 (Richard F. Kuisel) 著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颜子悦 主编

法兰西道路

法国如何拥抱和拒绝美国的价值观与实力

[美]理查德·F·库索尔 著

言予馨 付春光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道路：法国如何拥抱和拒绝美国的价值观与
实力 / (美) 库索尔著；言予馨，付春光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ISBN 978-7-100-09927-1

I. ①法… II. ①库… ②言… ③付… III. ①美国—
政治文化—影响—法国—研究 IV. ①D756.5②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417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法兰西道路

法国如何拥抱和拒绝美国的价值观与实力

[美]理查德·F. 库索尔 著

言予馨 付春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927-1

2013年5月第1版

开本700×1000 1/16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6 1/4

定价：52元

Richard F. Kuisel

The French Way

How France Embraced and Rejected American Values and Power

Copyright © 2012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is Chinese version (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arranged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Beijing Yanziyue Culture & Art Studi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归北京颜子悦文化艺术工作室所有,未经版权所有人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摘录、转载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总序

人类创造的不同文明及其相互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冲突与融合、传播与影响乃至演变与整合，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古往今来，各国家各民族皆秉承各自的历史和传统、凭借各自的智慧和力量参与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版图的建构，同时又在总体上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辉煌而璀璨的历史。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已经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无数雄伟而壮丽的永恒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充满着更为高远的期待、抱持着更为美好的愿景，如何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之一。

为此，《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以“全球视野、国家战略和文化自觉”为基本理念，力图全面而系统地译介以 20 世纪为主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各文化大国的兴衰以及诸多相关重大文化论题的著述，旨在以更为宏阔的视野，详尽而深入地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文化版图中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制定与实施的相关文化战略与战术。

烛照着我们前行的依然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我们秉持科学而辩证的历史观，既通过国际版图来探讨文化，又通过文化来研究国际版图。如此循环往复，沉潜凌

空，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观照与洞悉、比较与辨析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版图中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化特性，归纳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建设与发展文化的有益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更为确切地把握与体察中国文化的特性，进而激发并强化对中国文化的自醒、自觉与自信。

我们希冀文库能够为当今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的镜鉴，能够启迪国人自觉地成为中华文化的坚守者和创造者。唯其如此，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复兴之路，才能使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相融共生、各领风骚，从而更进一步地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化遗产与创新的伟大实践乃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神圣而崇高的使命。

是为序。

颜子悦

2011年5月8日于北京

中译本序

二战之后，美国逐渐取代欧洲列强和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而占据了国际文化版图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作为欧洲文化代表之一的法国，至今依然位居世界文化强国之列。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本世纪初，法国文化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仍处于世界前四位。因此，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研究法国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关系都是极其重要而富有意义的。本书用大量翔实的史料呈现了法美两个文化强国之间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文化之战。

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化仍然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精英文化，美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抱持着虔诚的向往和由衷的崇拜。伴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的飞速提升，其文化资本主义也发展壮大起来，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愈来愈受到大众的喜爱，美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不得不逐渐接受并认可这种大众文化（参见《好莱坞与文化精英——电影如何成就美国》，彼得·德谢尔尼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摒弃其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精英思想，从而形成了区别于欧洲文化的以大众文化为中心的美国文化，并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迅速扩张，成为影响世界的主流文化（参见《好莱坞征服世界——市场、战略及其影响》，诺文·曼根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2010年版）。

面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法国的知识界有着相当理性的认识，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已经逐步建立起内涵颇为丰富的反美主义理论，旨在提醒民众和政治家抵制这种文化的渗透、入侵乃至泛滥。

与此同时，法国知识分子依然以兼具文化自傲与自信的心态，认为法国文化足以凭借其独具魅力的电影、文学、艺术、美食以及颇富乐感的法语而与美国文化分庭抗礼。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其意料：法国的电影院和电视台上映或播放的好莱坞电影占据了超过 50% 的市场份额；可口可乐逐渐取代法国葡萄酒成为年轻人最喜爱的饮料；麦当劳连锁店增至 1000 多家甚至开在了埃菲尔铁塔的下面。美国人对法兰西这样历史悠久、品种繁复的美食大国的市场侵占，令人仿佛看到了向爱斯基摩人成功推销出冰块绝妙而讽刺的场景。除此之外，巴黎迪斯尼乐园的游览人数超过了巴黎圣母院。似乎法国文化的一切身份标志皆遭受严重威胁。1970 年代末的法国知识界惊呼，法国正在遭受美国文化的入侵。“美式英语的广告比纳粹占领时期德语标语的数量多得多”，而迪斯尼乐园就是“文化的切尔诺贝利”。

法国对于异国文化的入侵有着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成立了法语联盟，旨在以法语作为载体来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同时又在本土以外传播法国文化，从而建立自己的国家形象（参见《法国的文化政策以及语言的外交——法语联盟（1883—1940 年）》，弗朗西斯·肖贝著，法国拉玛棠出版社 2006 年版）。纳粹占领时期，法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依然在各自的领域忍辱负重，以自己的文化艺术语言进行创作从而建构德国纳粹难以入侵的心灵空间（参见《耻辱的和平——法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纳粹占领时期如何生存》，弗雷德里克·斯波茨著，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表演仍在继续——纳粹占领时期的巴黎文化生活》，艾伦·赖丁著，克诺夫出版社 2010 年版）。

法国人的这种文化的自醒与自信，集中地体现在对法语的纯粹性的坚守与维护，正是这种文化历程也导致了诸多的法国文化精英对美式英语大行其道乃至泛滥的警觉，因为美式英语作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媒介之一，势必形成一个单一的语言，并在客观上构成一个以这种单一语言为载体的单一的思想，这也必然侵蚀和破坏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参见《单一的语言——作为文化霸权媒介的英语》，海然热著，法国奥迪勒·雅格布出版社2012年版）

“美国发现法国令人难以忍受的自命不凡；而我们又发现美国令人难以忍受的滥施霸权。”这是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对法美文化相遇时的情形的概括。仅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在雄视全球、推行帝国霸权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法兰西式的傲慢。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指出的，法国某个周刊以众所周知的美国人的自卑情结作为对美国文化来袭的回击：“他们会嫉妒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见多识广、我们的品味和我们的精致吗？”（参见本书第三章）

法国作为欧洲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在欧洲最大的市场，因此在美国政府和以可口可乐、麦当劳、迪斯尼乐园为代表的美国跨国公司心目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面对法国国内猛烈的反美主义浪潮，这些美国公司采用了异曲同工的应对之策——突出其本土化的特征：他们强调所雇佣的法国本土员工人数；强调在法国采购原料的比例；麦当劳还将原先的吉祥物——小丑麦克唐纳置换为法兰西民族的象征人物阿斯特克；巴黎迪斯尼乐园则增设了巴士底监狱等反映法国历史的景观，甚至还在法国的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好莱坞与法国电影制片公司联合拍摄电影，等等。因此，美国进军法国乃至欧洲市场的脚步并未因时常袭来的法国反美主义浪潮而有片刻的停顿。

美国企业能够如此迅速而有效地应对法国的反美主义运动并不令人奇怪，反美主义是美国的大学、研究所或者以基金会为后盾的智库经常研究的课题。这就为美国企业在各个目标国家和地区成功化解当地民众对美国文化和产品的抵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基础以及决策依据。本书作者在行文与立论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了由美国国务院、非政府组织和第三方机构在法国和欧洲所做的民意调查的数据和分析报告。从总体上看，此类经常性的、分门别类的民意调查构成了美国反美主义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美国虽然历史短暂，但它深知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认

识到文化单一化必然限制其自身的文化在全球的转播和推广。鉴于此，受文化帝国主义野心驱使而无法停止全球文化扩张的美国，尤其关注国际文化战略与战术的研究和运用，具体而言，就是对内将文化多元化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以便更顺利地实施国家治理，对外则借用“球域化”（Glocalization，即 globalization 和 localization 的嫁接）的概念在其文化产品中不断注入目标国家或地区本土文化的元素，以此赢得当地民众的认可，从而巩固美利坚帝国在全球的文化统治地位（参见《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政治经济学》，伯恩德·哈姆和罗素·斯曼迪奇主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因此，关于如何避免文化单一化，绝不仅仅是像法国这样历史悠久的、遭遇美国文化挑战的国家和民族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法国历来致力于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并勉力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在乌拉圭回合中与美国就文化例外而展开的艰难谈判。美国企图借助关贸总协定的谈判，能够突破欧洲针对娱乐市场建立的贸易壁垒，自由地进入欧洲的视听市场。然而，法国为了捍卫法国和欧洲文化不被美国化，拒绝了美国的要求。法国人认为，好莱坞坚持从它所有产品中产生国际收入的一些做法，必将使得全球市场出现大量依靠特效和极少对话的程式化电影，从而造成“一种全球标准化的影像的泛滥”，其后果是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将失去“叙述自己故事”的能力。“在全球化的交易时代，影像……出口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模式’。在想象的范畴里，谁能俘获思想谁也就能取得商业上的胜利：‘标准的’影像，‘标准的’期待。”（参见本书第六章）

法国政府的立场不仅赢得法国民众的坚决拥护，而且获得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支持，谈判最终以法国的胜利而告终。法国利用文化例外的相关政策保护了本国视听产业，限制了美国的电视节目，从而扶持了自己的影视产业。迄今为止，法国每年仍然生产约 140 部电影，而相对于好莱坞电影占据的一半票房，它保持了国内电影票房三分之一或者以上的份额，并作为高质量电影的生产商而继续享有一定的国

际地位。

面对美国文化的强势来袭以及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空前活力，素以独立思想而闻名于世的法国知识分子，就法国的发展道路所展开的激烈争论从未止息。知识界的辩论为法国政党和人民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各种理论支持以及探索的空间。

密特朗总统亲自带队访问美国的硅谷，实地考察美国的新兴产业，研究美国的经济政策。尽管密特朗与里根亲密的私人关系为媒体所公认，然而，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却认为，美国的经济政策与社会党的共和主义执政理念背道而驰，因此放弃了引进美国模式而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密特朗总统执政时期，法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激发经济活力的改革方案，仍然保留国家福利制度，使法国迅速在高科技、核工业等新兴产业领域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与此同时，在以文化部长雅克·朗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和政治家的大力倡导下，法国政府出台了诸多文化保护措施：颁布法令规定必须使用法语的范围；在学校开设烹饪课程并由著名厨师讲授法国美食的制备及其精妙之处，旨在捍卫“舌尖上的法国”；通过欧盟颁布指令要求成员国必须设定电视台播放美国影视的数量上限；为法国电影等提供补贴以及其他税收优惠等等。

法国的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必须承认，建立在共和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国家福利制度和劳动制度，产生了庞大的社会支出以及高昂的用工成本，导致法国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致使失业率居高不下，优秀人才尤其是电影及艺术人才流向美国和英国。

自由主义理念支配下的美国人宣称已经找到了实现永久繁荣的途径，而法国的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并未超越商业的循环，总有一天它将不得不面对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限制。在法国人看来，美国的“强硬资本主义”表现出的是对环境的漠不关心以及对于缺乏竞争能力人群的更加的冷漠，而美国社会又是一个因种族和贫富差距而分裂的暴力社会。大多数法国人坚持认为永久繁荣的最佳途径是实现共和主义的团结。因此他们拒绝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美国的价值观，法国人认为他们比英美

人更加严肃地将平等博爱的目标作为国家的基石，他们勉力遏制而非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他们宣扬对于消除贫穷所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本书的作者库索尔是世界公认的研究法美关系的专家，他一直致力于法美关系尤其是法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以历史学家的视角，用优雅、清晰而幽默的散文式的笔调，为读者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美两个文化强国之间的爱恨情仇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美国与法国和欧洲的当代文化关系史。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发展过程，也是法国通过对自身的种族、宗教和民族身份进行确认等各种形式而对全球化予以抵制过程。作者对此做出了不无透彻的评价——“近几十年的历史所给出的结论是，存在一种切实可行的法兰西道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将不仅有益于法国，也将有益于美国和其他的国家。”

诚然，置身于全球化的浪潮，每个国家都在选择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些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国家尤其如此。

颜子悦

2013年1月于北京

献给莎莉·麦卡锡·库索尔（1947—2008年）

她总是以优雅、仁慈、勇敢和美丽的微笑来面对生活

目 录

前言	1
鸣谢	6
关于反美主义的诠释	7
第一章 美国的流行：1980 年代	10
第二章 退却中的反美主义：雅克·朗、文化帝国主义与 反反美主义者	46
第三章 幻影与敌对：密特朗与里根—布什	89
第四章 米老鼠、麦当劳巨无霸和可口可乐的高卢历险记	127
第五章 驯服超超级强国：1990 年代	172
第六章 法兰西道路：1990 年代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218
第七章 上世纪末的矛盾局面：反美主义与美国化	262
回顾	298
注释	309
索引	385

前 言

xi

20 世纪末，美国成为法国人迷恋、担忧和嘲讽的对象。如果说从 1530 年代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在圣劳伦斯河探险开始，法国人便开始关注这个新世界的话，那么直到 400 多年后美国才成为法国民族身份的陪衬者。直至 1980 年代，美国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衡量本国兴衰成败的标准。外交事务中的成功意味着既要做美国的伙伴，又要与它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且与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相抗衡。“良好社会”也被定义为对美国的工作和休闲主流观念的抵制。同样，现代经济更不能模仿美国的“野蛮资本主义”，如果非要借鉴的话，那也要做一些调整或者包装成法国式的。而作为民族骄傲的文化也要被保护起来，以免受到美国的好莱坞电影、美式英语以及快餐文化的冲击。从法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所从事的是一个以民族身份、独立和威信为赌注的跨大西洋的竞争。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法国除了偶尔会成为妨碍以外，无足轻重。这是一种非对称的竞争关系。

本书揭示了美国如何在 20 世纪末的最后 20 年间成为法国的一个陪衬者以及这种现象所产生的原因和影响。换言之，这是讲述法国为设计自己的不同于美国所代表的现代化道路而付出的各种努力的故事。

xii

美国被当作一个被模仿的或者被避免的模式并非始于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早在 18 世纪，旅游者、知识分子和记者对于大西洋彼岸的发展的观察和评论创造了名副其实的论著，其中许多是反美的。诸如此类的评论的节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快了，但是直到 1945 年之后，随着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一个经济社会的模式以及一个文化的强大力量而出现的时候，美国才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重点关注。尽管如此，但还不能说法国人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就已经对美国产生了迷恋。那时他们还无法相信美国能够代表现代化的一种形式被予以重视和对抗。例如，法国的商界人士因“马歇尔计划”受邀去美国做客时，尚未信服地认为他们可以或者应该试图将在美国的工厂、办公室和商店所观察到的转用于国内的相关行业。法国的电影制作人和导演们亦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够得到政府足够的支持，他们就还能像二战之前一样制作本土电影，与美国的好莱坞一争高下。同样，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也确信自己能够摆脱美国，在高速列车、核能源甚至核武器等高科技领域获得独立发展。1958年后，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也完全相信能够不依托美国的投资而推动法国的发展，更不用去学习英语。甚至到了1960年代的末期，许多学者仍然认为美国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可以被忽略的。

然而，到了上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不再被疏远而是成为公众和政府政策所要面对的一个急迫问题。美国模式的诱惑力以及对美国实力的担忧日益加剧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依恋。

笔者的首要任务将是探讨法国人如何审视美国，他们为何要以美国人来衡量自己，同时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他们如何设计各项政策以应对美国的模式。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是否发现了一条与美国道路截然不同的通往现代化的“法兰西道路”。法国在上世纪末找到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区别于其跨大西洋的兄弟所标榜的唯一的 development 之路的其他道路了吗？

本书将研究美国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于法国人的影响：国际事务、经济和文化。由于这三个领域经常相互重叠和相互作用，因此，必要的时候将对几个方面同时进行分析。美国在这三个领域里隐含着实力和现代性。简单而言，美国给法国人提出了两个难题：如何避开美国的霸权主义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仍然保持法国式的？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无论法国的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大众，对于美国的观点和态度都发生了一些转变。整体而言，在这 20 年间，法国已经不再漠视美国，而是对其产生了广泛的兴趣和关注，而 1990 年代法国人对于美国的态度整体上从正面向负面倾斜。1980 年代是跨大西洋的两个国家名副其实的和谐相处的黄金时代。法国人钦羡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热情地追捧来自美国的时尚、音乐和餐饮文化，并且大力拥护在此期间就任的两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与此相反，1990 年代则见证了双方态度的恶化。冷战结束以后，法国人愈来愈反感美国政府的耀武扬威，反感美国被称为超超级强国，甚至反感美国本身，包括它的价值观。

法国人是唯一关注其跨大西洋的兄弟并且试图系统地寻求与之保持距离的自己的道路的欧洲人吗？无需进行深度的比较，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南斯拉夫人除外）在世纪末对待美国的态度并不同于法国人。尽管他们与美国人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用新世界来衡量自己。没有一个其他的欧洲国家试图以官方的方式阻止美式英语的传播；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人那样试图遏制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没有一个国家去砸毁麦当劳的加盟连锁店；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像法国农民那样烧毁星条旗；没有一个国家坚持不懈地努力利用欧盟来制衡华盛顿；更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像法国人那样以美国人作为自己身份定义的对立面。如果不是法国人非常独特的话，那就只能说他们实在奇怪。

xiv

对于新世界的高卢式的迷恋显然是一个矛盾，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拥抱美国的同时又拒绝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受到了美国的诱惑：它像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被美国化了。麦当劳连锁店的扩张、咖啡馆里无处不在的瓶装可口可乐以及巴黎郊区的欧洲迪斯尼乐园的建立，无不彰显出法国人如何分享着欧洲范围内的美国化进程。与此同时，法国人又使尽浑身解数来抵制和批判美国化。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高卢人的反美态度相对地更为强劲。针对美国化与持续的反美主义的同步发展这个矛盾需要加以解释。笔者认为用一种历史的角度可以帮